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 纪伯伦传

【黎】米哈依勒·努埃曼 著

程 静 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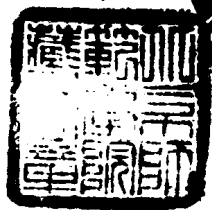
# 纪伯伦传

〔黎〕米哈依勒·努埃曼著

程 静 芬 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名人文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9759

1069759

本书译自黎巴嫩百科知识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阿拉伯文版《努埃曼全集》第三卷

## 纪伯伦传

〔黎〕米哈依勒·努埃曼著

程静芬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5,000 印张：8.5 印数：1——2,100

统一书号：10109·2004 定价：1.20元

新书目：85—21

## 丛书出版说明

2503/19

人民大众数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社会日臻进步和完善。在纷杂繁复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定个别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了解某些世界名人的生活经历，探索其成败关键，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and 养分，作为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这套丛书还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但是，名人远非完人，且其时代、环境、教育及才智亦各有异，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我国的青少年，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确实

是任重道远。悠久的、灿烂的祖国文化，是培育我们勇敢、进取和智慧的精神源泉；世界历史上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把出版这套丛书看成是对社会，对青少年朋友的重大责任。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生前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曾设想为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亲自执笔。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亲自编辑丛书的愿望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实现。四十余年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从未间断，在苏联及世界的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我们的这套丛书将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等。而这些大多数又是由知名文学家所撰写，文笔优美，叙述生动，读后不仅使人精神振奋，艺术上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本丛书计划每年出版一辑。衷心希望广大读者、

翻译家、作家都来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 目 录

|                        |     |
|------------------------|-----|
| <b>薄暮</b> .....        | 1   |
| 死亡 .....               | 1   |
| 卜舍里的影子 .....           | 12  |
| 波士顿剪影(1) .....         | 27  |
| 死亡的礼物 .....            | 47  |
| 波士顿剪影(2) .....         | 52  |
| 生日和算帐之日 .....          | 87  |
| 开始的一章和结束的一章 .....      | 99  |
| 醉而复醒,醒而复醉 .....        | 109 |
| 咱们来思考 .....            | 116 |
| <b>黄昏</b> .....        | 125 |
| 老鼠分娩,产生了新一代 .....      | 125 |
| 掘墓人 .....              | 134 |
| 上帝把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集合了起来 ..... | 147 |

|               |     |
|---------------|-----|
| 在幽暗的洞穴里 ..... | 154 |
| 两种声音 .....    | 164 |
| 风暴 .....      | 180 |
| 说谎的消息 .....   | 188 |

|                 |     |
|-----------------|-----|
| <b>黎明</b> ..... | 199 |
|-----------------|-----|

|                   |     |
|-------------------|-----|
| 雾在结晶 .....        | 199 |
| 穆斯塔法 .....        | 209 |
| 天上的地位和人间的地位 ..... | 219 |
| “代卜克” .....       | 228 |
| 长着胡须的女士 .....     | 235 |
| 和平 .....          | 245 |
| 云中之光 .....        | 251 |
| 死亡 .....          | 259 |
| 译后记 .....         | 263 |



## 薄 暮

### 死 亡

弥留时的咕咕残喘声！

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听到过这一种声音。但是，自从那一夜晚——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夜晩——之后，在我耳中就只存在这一个声音了。我在自己的心脏搏动和呼吸声中听到它；我在自己的话语和其他响动声中听到它；我在微风吹拂、树叶飒飒声中听到它；我在黑夜的静谧和白天的喧闹中听到它。

你为何不对它充满永恒无垠的生活表示祝福？那儿矛盾交织、敌手众多，你祝福吧！因为你对人类的准则予以嘲讽，在你的嘲讽中有义正词严的斥责，有对本质与表象、嘲弄与认真、商店与坟墓、临终前的残喘与电话铃响的混合，对于这个大千世界，你不要为之羞耻。

那是星期五的白天，时间大约五点半。我正准备离开商店——那是在我早期生活中，为了得到来之不易的几个钱，而每

天去那里耗费好几个小时的年轻生命。在店里，除了有关买和卖、赢利和亏损、行情看涨和看跌，我很少听到别的谈话。电话铃响了，他们要我去接。是不是一位主顾来要货？还是对商品不满？或许是他因无力支付而来表示歉意？

“哈啰，是的。我就是，你好，你好。你说什么？纪伯伦在医院？”

“在非恩西恩特圣徒医院。他不省人事，医生估计他活不过半夜。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和知心者。我觉得我的责任是应该通知你，因为我知道你是他最亲近的人。”

“出租汽车！非恩西恩特圣徒医院。喂！司机，开快些，再快些！”

可怜这司机怎么能在人流滚滚的大街上开快车呢？那些人行色匆匆，或乘车或步行，他们那么快地要到哪儿去？全都去医院，大家要去的医院只有一个。

这个非恩西恩特圣徒，他是谁？他因何得入圣域而被奉为神明的？我去医院的路程只有一英里，大概还不足一英里；但是，它在我的生活中是我走过的最漫长的距离。纪伯伦在死亡的床第上，我能在他断气前赶到么？“喂！司机，开快些，再快些！”

“米沙<sup>①</sup>，今天我是个健康人。”这是我所听到的他的最后

---

① “米沙”，米哈依尔·努埃曼的爱称。

一句话，那是在他检查身体前几天同我在电话里说的。我们相约一道去一家餐馆用晚餐，再在我那里共度长夜。然而现在，我去是为了与他在菲恩西恩特圣徒餐馆的死亡桌上共进这最后的晚餐！

“米沙，今天我是个健康人，——米沙，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个陌生人，——米沙，我很喜爱这个世界。”健康和疾病，死亡和生命，祖国和外国，有谁能让我看出它们之间的界限？

“喂！司机，开快些，再快些！”

“纪伯伦在哪个房间？”我向坐在医院大门内办公室的人问道。于是他起身在住院名册的“J”部下面去翻找，那模样就象他在辞典里找单词，而对那个喉头发出的颤抖的死亡喘息声的人满不在乎。“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病人。”我当即向他强调他们院里确实有个名叫纪伯伦的病人，他就叫我去找位于另一条街的病房值班人，我立即返身，快步走到他指给我的处所。在那里，我被告知纪伯伦就在那座大楼的第三层房间里。我爬了许多楼梯，转了许多弯，在我找到所要寻找的那扇门之前，我察看了许多房门。在每扇门的后面我都目睹了痛苦不堪的躯体，灵魂和命运在搏斗。主啊，主啊，主啊！这是属于你的芸芸众生，当他的骨头被砸碎的时候，需要接牢；当他的皮肉被撕裂的时候，需要弥合；当他的肝肠寸断时，需要康复。但他们得到的，药物之外还是药物。那末您的药在哪儿呢？难道痛苦本身就是您的爱的熔炉？就是您那难以言传的仁爱和无可

估量的拯救之路？

修女们从我身旁走过，我从她们身旁走过，她们就象是未知世界的幻影，她们黑色的长袍令人黯然神伤。女护士们进进出出，她们的白色衣裙分外刺眼。

“大姐，请问这个门号在哪儿？在右边，谢谢。”

在房门前一个男人被三个妇女围着，当我走近时，一位身材高大、面色红润、鼻子尖尖、眼睛深陷的女人独自走过来，並向我伸出右手。她是位年逾花甲的美国女诗人。她同纪伯伦相识已有七年，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她帮他誊写作品。我在纪伯伦那儿曾见过她一次。我与她握握手，她感叹地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你在这儿。”

在我的心头、在我的眼神和脸色上，有一个问题。在我尚未启口将它提出来之前，这位女士就回答道：

“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愿闻其详。”

“昨天我在他寓所，我发现他疼痛异常，前所未见地痛苦。于是我们叫来了医生，我们问是否需要立即送医院？医生答称在家过夜也没有关系。我不忍丢下他独自呆着，就在他那儿伴了一夜。早晨——今天星期五早晨——他的疼痛加剧了，我们就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把他送来此间。”

“为什么不在昨天，或者是今天早些时候通知我？”

“昨天我们以为他是偶然犯病，会自行痊愈。今天当我们把他送来这里时，我首先就想到了你。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我千方百计地设法找你，而最后找到你，那是靠了主的灵

感。我为了通知到你，打了电话给《叙利亚世界》编辑部，让他们转告你，于是你现在来了，我感谢上帝。”

“他现在怎么样？”

“他从中午开始就昏迷不醒，现在仍是不省人事。”

“有没有人向他提出做忏悔？他接受了吗？”

“一位修女问过他，你是不是天主教徒？他响亮有力地回答说：‘不是！’那位修女离去了。在他进入弥留状态之后，一位叙利亚神父来到他这里，他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也许你认识他。他扯开嗓门大声叫唤：‘纪伯伦！纪伯伦！’纪伯伦不省人事。我对那神父的粗鲁举止愤怒之极，我如果有足够的力气，真想将他从窗户扔出去！”

“神父还干了些什么？”

“这就是他做的一切！”

“医生在哪儿？”

“他就是。”她指了指站在门前的男人。

“医生，他得的是什么病？通过治疗——通过手术，还有希望吗？”

“肝癌。我认为他活不过半夜。他现在昏迷不醒，也不会醒过来了。”他说着这些话，就好象他在谈论天气那样。这也不奇怪，他并非第一次见到死亡。你看！纪伯伦的死亡不是受到了同别人的死亡一样的冷淡对待吗？

医学，医学，医学！这个痛苦世界之神，它的痛苦却更大。

“医生，能允许我进去看看病人吗？”

“完全可以！”

“咕——咕——咕——咕——嗯——”

当我推开房门时，这奇怪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膜，我不无恐惧地轻轻带上了房门。当我跨过门槛时，我感到好象从光天化日的世界，来到了充满秘密的世界。我在那个世界就想不到这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又想不到那个世界。我竟忘记了，除了以我的无知以及疲倦的眼睛，从表面的有限世界中看到这些门和门槛外，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本没有门和门槛。

我走近了安放在门背后的白色小型病床，起先我没有注意到站在床头的助理医师。我的双眼直盯着那张我很早就认识并热爱着的面孔，现在几乎认不出它了。原先生命的热血曾使它在苍白中略带红晕，而今死亡的阴影已使它蒙上一层灰暗。

这是他尖而笔挺的鼻子，只剩下一点点血色，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他奄奄一息，就象是患了天地之间最重的感冒。而最大的医生——死亡，正以非人间的天地之间的异气来给他治疗。

这是两只宣泄秘密的眼睛。曾有多少回，我看到它们充满着灵感的光彩、思念的激情和闪烁着美丽的光芒。曾有多少次，我看到它们以泪自洗，或者如火苗般欢笑。它们透视着大自然和人类，为的是寻找它们的真谛。有时候，这对眼睛迷惘了，张皇失措地面对周围的一切，就好象是在帷幕后面张望着什么，又象是它们在同思想的影子和感情嬉戏着，而不是在人类生活

的街区、寓所及教堂上闪射。现在我面前的这对眼睛，既不转动，也不闪光。在两道弯弯的眉毛下面是两个地牢，长长的睫毛向面颊方向搭拉着，它们关闭了这诗人的心灵之窗，不再泄露秘密。可能在眼皮后面还有很多闪光，但有谁知道，在死亡的昏迷中的黑暗和光明是什么？

这是两片敏感的嘴唇，它们原来一派红润，现已变得灰暗枯涩。从前它们多少次爆发出笑声，多少次因痛苦而绷紧。母亲、妹妹、情人曾多少次吻它们！直到现在，还有多少嘴唇渴望着与它亲吻！那片高傲的上唇，有多少回由于盛怒、狂欢或者深深的悲哀而颤抖。现在，它却已和下面的姊妹粘合成一体。仿佛对欲言未言之事已下定论，无须再开尊口。它不再与它的姊妹分开，除了因呻吟而开启。而这病危的呻吟，也已半似被屠宰的哼叫。

这是他高高的额头，头发往后披散着，更增加了他的高度。它的两鬓斑白，又使它更显得优美。岁月给它添加了细细的皱纹，也使它获得了高贵。早先，我假若瞧着这额头时，我几乎能够瞧见在它里面蕴藏着的幻想、图画、诗歌和烦恼，它们就象可触摸的一样；而现在，它则远离我的视力和触摸所能及的范围。

这是他棕色的头发，曾经精心梳理，现在，它夹着银丝，覆在枕边，就象是生活从它那儿已经溜走，成了没有光泽和魅力的一簇羊毛。

“是的”——我的眼睛对我说——“是的，这是你梦中的伙伴，你思想的朋友，你精神的兄长，这是纪伯伦。现在他将断

气，你可知道你面对着死亡？”

“纪伯伦！”我的心和我全身都在呼唤他！至于我的舌头，它则未能动弹，我的嘴唇也未能启开。因为当我注视着他的脸庞时，手指也碰到了他在酷烈痛苦中的肌体，当我听到那发自他喉咙的惊人哼唧声和从胸部迸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叹息声，我就自言自语说：“即使我呼唤他，就称他能听到，也会因痛苦而无力回答。”然后我又想，“也许他在瞧着我。”我在内心听到有声音在说：“是的，他在瞧着你。”这种声音，令我得到片刻满足，我就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长时间地谛听着发自我这位兄弟喉咙里的、那种犹如在地狱里吸水烟筒般的咕咕声，以及由它发出的叹息声。我真想叫他：你为何不一吐为快？要知道吐尽衷曲，所有的悲愁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我还是屈服于显而易见的命运，我浸没于沉思的海洋，它是我在一切灾厄面前的避难所。我似乎感到纪伯伦在和我交谈，就好象我们过去曾促膝互诉衷肠那样。在这次沉默之前，我们曾交谈过多少次！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相信他已感觉到我和他在一起，他知道并非孤身一人，他朋友的心在陪伴他从此岸渡向彼岸。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看清了房内的一切。三臂宽，六臂长，四臂高。在门对面有一扇窗户临街。窗台上有一束凋谢的花，窗户旁有一个小衣柜，衣柜旁边是一个白色小桌，桌上放着药和医书，桌后是床。床头站着穿白色衣服的医生助手，他不时地拿起病人的胳膊号脉，给他注射镇痛剂或者是兴奋剂。



“助手阁下，他感到痛苦吗？”

“不会感到什么。”

“这场搏斗要延续多久？”

“它已接近尾声。”

我和医生助手谈话结束之后。我又回到了和纪伯伦、和死亡、和自己的灵魂的对话中。我对纪伯伦说：

“我的兄弟，你的这次旅行给你带来了什么？”

纪伯伦回答我：

“咕——咕……咕……咕……嗯。”

我对死亡说：

“死亡，你对我的兄弟干了些什么？”

死亡回答我：

“咕……咕……咕……咕……嗯。”

我对自己的灵魂说：

“我的灵魂，你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我的灵魂回答我：

“咕……咕……咕……咕……嗯。”

我的心直跳到耳际，它猛烈地敲打着耳鼓。我扪心自问这是干什么？它回答我：“咕……咕。”我思想的地平线全被这种声音占领着，变得单调狭隘。但是它立即又扩充开来，燃起了回忆的火星和许多珍藏在灵魂深处的幻影的闪光，它们纷至沓来，并无时间顺序。一个回忆点燃起来，时断时续，而另一回忆又接踵而至。旧的回忆在闪亮，新的回忆已出现。老的幻影在行将消失之际，忽又发出更辉煌的光芒。这些回忆和幻影的